

乡村 第一书记

忽培元 著

灵魂碰撞、道德交锋、情感交流、梦想与现实交织的诗意呈现，构成衰退与复苏博弈中的乡土中国的多彩画卷。

作家出版社

乡村 第一书记

忽培元 著

灵魂碰撞、道德交锋、情感交流、梦想与现实交织的诗意呈现，构成衰退与复苏博弈中的乡土中国的多彩画卷。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乡村第一书记 / 忽培元著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2018.12 (2019.3重印)

ISBN 978-7-5212-0297-7

I. ①乡… II. ①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75338 号

乡村第一书记

作 者: 忽培元

责任编辑: 罗静文 张 平

装帧设计: 意匠文化·丁奔亮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067186 (发行中心及邮购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×230

字 数: 280 千

印 张: 24.75

印 数: 36001-39000

版 次: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3 月第 3 次印刷

ISBN 978-7-5212-0297-7

定 价: 4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忽培元

作者简介

忽培元，祖籍陕西大荔，1955年生于延安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、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。现任国务院参事。

主要作品：长篇小说《雪祭》，中篇小说集《青春记事》《家风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土炕情话》；

散文集《延安记忆》《人生感悟》《大庆赋·铁人铭》《地耳集》《生命藤》《京密河札记》《秦柏风骨》《山秀珍》《义耕堂笔记》；

文学传记《苍生三部曲——群山、长河、浩海》《耕耘者——修军评传》《百年糊涂——郑板桥传》《难忘的历程——习仲勋延安岁月回访》《刘志丹将军》《谢子长评传》《阎红彦将军传》等；

长诗《共和国不会忘记——大庆人的故事》和诗集《北斗》等。

《群山》《耕耘者——修军评传》分获第一届、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（长篇）；长诗《共和国不会忘记——大庆人的故事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。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文、俄文在国外出版。

谨以此书献给日夜奋斗在脱贫攻坚和乡村
振兴第一线的各级干部与广大农民兄弟

上牛湾是个古老的村庄。村子面南坐落在伏牛山区一个簸箕形的山坡上。站在远处的牛尾山上向北远远望去，神泉沟、砚台村、铁匠营、磨盘子、下牛湾、朱家寨子、清水湾和簸箕岭，周围这八个村子对称分布两侧，整个形状又像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。鹰嘴是上牛湾村里凸起的太公岭。近些看，岭上的小柏树林像鹰头上那片长长的羽毛。太公祠堂的大门，就像鹰的眼睛。祠堂院坝的那棵千年古槐，像鹰嘴下端的一缕须髯格外引人注目。村里新中国成立前的房屋几乎看不到了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建造的清一色黄泥坯墙、灰瓦顶的农舍群落里面，只有村东醒目地点缀着一些贴了白瓷片的水泥平板房。那是渐渐殷实起来，初能温饱的农户的招贴。而一东一西两栋新近盖起的、城里人都会羡慕的别墅式小楼，如鹤立鸡群，十分显眼。各家各户的经济状况，贫富差别从各家的盖造上一眼就可以区分出来。两栋漂亮小楼，东边的主人是复员军人、民营企业家长刘秦岭，西边的是只当了不满四年村支书的姜耀祖家。刘秦岭家盖的较早，是四年前锣鼓喧天封的顶。姜耀祖家盖的较迟，是去年年底才气派张扬地举行的落成典礼。也就是说，他担任支书后，干的头一件大事，就是先为自己家建起全村最讲究的新式楼宅。

第一章

这年八月上旬的一天。傍晚时分，白朗风尘仆仆走进颍川县牛头镇上牛湾村。村支书姜耀祖满脸堆笑握着新到任的本村驻村第一书记白朗的手，表示热烈欢迎，然后把他引进一座明显多年失修的老饲养院里。院子紧靠着山根，坐北朝南约半亩地大小，院里长着一棵树冠硕大的香椿。迎面望去，中间是三间厦房，两边是对称的各五间开敞牲口棚圈。棚圈如今全都空着，中间的草顶厦房竟成了村里绝无仅有的“贵宾客房”。白朗初进院子时，瞅着那副破败景象心中隐约有些失望。进屋一看，发现屋里陈设虽说格外简陋，但白灰刷过的墙壁还算整洁明亮，通盘大炕显然也刚烧过，散发出热气儿。山区的屋间，大夏天也得烧把火，不然就会阴潮。

天气正热，屋里的县驻村干部老赵光着上身在看报，见有人来急忙穿上T恤衫。他人很和气，一见面就拉住白朗的手不放。那亲热的气氛，也像白朗事先想象的一样。仔细看，屋里除了一桌两凳两椅，就是一盘大炕。老赵睡在东头正对窗户处。白朗的铺盖卷儿、旅行包、书籍子和背包等所有的行李暂时都堆在土炕当中。农村人喜欢坐炕。前来迎接他的几个人，矮胖的老支书姜建国、瘦小的现任支书姜耀祖和过早就谢了顶的村主任王石子几

个，很自然地并排坐在炕棱上说话。

说啥呢？无非是嘘寒问暖之类。寒暄之中，大伙儿的脸上都笑呵呵地泛着光泽，嘴角一律上弯，更像从前发行的丰收年画，人人表面都是一样的喜笑颜开。这让白朗感到格外温暖，心情一下子就平静下来。老实讲，省上、市上和县里、镇上，这几天锣鼓喧天闹哄哄了一路，眼下终于安静下来。白朗不由得长叹一口气，感到双脚到底接上了地气儿，心中一阵轻松愉快。

“哈哈，房子是老了点，可是草屋顶透气，热炕睡着也舒坦。”老支书姜建国说。老汉眼睛笑眯成两条细缝儿，瞅着就像一尊弥勒佛，一看就是个好脾气老头儿。

村主任王石子嘿嘿笑着，也说：“就是，这屋向阳，冬暖夏凉。”

白朗注意到了，说话之间，老赵一直在忙。烧水烫碗舀水，动作麻利而有条不紊。

“白书记，先喝碗银茶，解解渴。接下来我给咱做晚饭吃。想吃啥？干脆就吃锅出溜吧。”

“银茶？锅出溜？”

白朗很是好奇，以为是当地什么特产、名吃。他双手接过粗瓷大碗一看，发现也就是一碗白开水嘛。刚喝了一口，就觉得外面有些响动不大对劲。接下来屁股方才挨上凳沿儿，嘴唇还没离开碗沿儿，就听院子大门外面一阵杂沓的脚步声，随即就听见有人隔墙嘶声叫喊开来。

“乡亲们，你们都听着！大伙儿不要害怕，既然上面派了个大书记，对！叫啥第一书记，那就是给咱解决问题来的。有啥困难，咱一会儿尽管开口讲。不要客气，不要害怕。”一个瓮声瓮气的声

音用地道的当地口音说。

“这是啥情况?! 像是姜武那愣小子叨叨。”

老支书姜建国瞪起一双小眼睛惊异地直瞅现任支书，也就是他的儿子姜耀祖。而那位却稳稳地坐在炕棱上，目光故意躲开他老爹，脸端得平平，像个没事人一样。

“耀祖，你说话呀！究竟是咋回事？人家白书记远道刚来，咋就这样？”姜建国追问。

姜耀祖听得若有所动，只是并不说话。

村主任王石子显得格外焦急，嘴里一个劲嘟囔着问姜支书：“这啥情况吗？这啥情况吗，支书？”

支书姜耀祖就像没听见，完全不理他的话茬儿。

王石子想出门去，又退了回来。因为人群里突然有人喊道：“村主任王柿子不中，新来的大书记保险中呀！”

村主任王石子原本是团支部书记，叫你一眼瞅着就很老实。村民背后都叫他“王柿子”。柿子是上牛湾的一大特产，可是近些年由于运不出去，在当地并不值钱，原先承包柿园的村民就不愿继续承包。无奈村主任只得自己承包队里的老柿园，秋天又千方百计负责经销全村各家各户的牛心大柿子。其实也没多大利润，就是为村民服务，赚个人脉威信。

此时，外面的喊叫声更大了。王石子同县里驻村干部老赵心慌得直搓手心满地打转儿。两人不停相互瞅瞅，又看看新来的第一书记。白朗的表情很是不安。

“这是啥情况吗？乱糟糟的！成何体统？”老支书姜建国生气地站起身问，屋里还是没人回答，气氛显得有些怪怪的。村主任和老赵都看出姜家父子像在演双簧。

白朗一时有些发蒙。他哪里见过这阵势，精神上没有任何准备。他强耐性子坐在那里，满脸流汗，发汗的手在凳沿上不停地搓着，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。老赵给他递上湿毛巾，他拿在手里，也忘了擦汗。

望着姜建国老汉，白朗想到了自己的父亲。他从小在农村长大。父亲就像一棵大树，在风雨来临的时候，总能为他遮风挡雨；父亲就像一盏明灯，在黑暗中总能为他指明方向。他的童年记忆中，担任家乡村支书的父亲，一直是他心中的偶像。当白朗的工作单位分配到一个驻村第一书记名额时，很多人不了解“第一书记”是干啥的，更没有人主动报名。说老实话，人们都愿意到市县基层挂职锻炼，回来等着提拔。驻村第一书记，一下沉到村里，就像落到了井底，能不能回来还是未知数。生活如何适应，工作如何展开，如何处理和村里、镇上干部的关系，回原单位后如何安排新岗位等诸多不确定的问题摆在那儿，因此没人愿意冒这个险。大家似乎都没意识到这也可看成是一个人锻炼成长的机会。白朗大学毕业后，曾参军到部队，七年时间由排长、连长提拔担任营教导员，多次立功受奖，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也是年年评为优秀。组织根据白朗的经历和才干，有意选派他下去，但也只是征求意见。这给他出了一道难题。他以往下基层调研，了解到不少基层情况。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贫困村，很需要加强领导力量。有些地方采取派干部驻村帮助工作，很能解决实际问题。他发现在福建和浙江的一些落后地区，许多年前就有派大批干部下村任职的先例。这些都是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工作过的地方，也是总书记的一贯主张。白朗还读过一本书《摆脱贫困》。这是作者在担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时的实践与思考，书中用朴实的话语娓娓

道来，对白朗启发很大。《摆脱贫困》围绕闽东地区农民群众如何早日脱贫致富，提出了一系列极富创造性、前瞻性和针对性的观点和主张。读这本书，就好比阅读毛主席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，令人茅塞顿开。显然，白朗对派干部下基层工作并不感到陌生。但是现在真正要他自己下去，就犯难了。他连续好几天吃不好，睡不香，想到自己已是三十出头的人了，还没有成家。母亲整天催着他结婚，自己谈了四五年的女朋友在美国留学，也等他去团聚。自己眼瞅着就要提拔为正处，真不知道该如何给组织答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给父亲打了电话，得到的答案就是四个字：机会难得。

这时候，只听外面闹腾得更凶了。屋顶上积存多年的尘灰被喊声震得嗖嗖抖落下来。

“当官的出来嘛！当官的出来嘛！”

“什么软柿子、硬柿子，让俺们老百姓捏捏软硬嘛！”

嘈杂之中，又是那个瓮声瓮气的声音吼叫。

除了白朗，谁都听得出这是村里的光棍汉姜武。他平时像保镖一样，同支书姜耀祖进进出出，形影不离。

白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便问姜耀祖：“姜支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么多人要来干啥？是谁通知大伙儿来的？”

不料白朗这么一问，非但姜支书瞪眼不说话，屋里其余三个人的目光也都直直地盯着他看哩。这叫白朗心跳突然加剧，顿时感到肩膀头压着一副沉重的担子！他感到有些承担不起、力不从心。乡村第一书记，这担子可真不轻。他突然意识到，全村三四百口人向你要吃要喝，看你如何答复，如何应对？考验就在面前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遛遛！大伙拭目以待哩。

面对意想不到的挑战，不允许你深思熟虑，只有勇往直前，绝不能胆怯后退。白朗突然感到这戏剧性的一幕，对自己也许并不是什么坏事。他突然想到刚刚看过的一部新拍电影《智取威虎山》，其中杨子荣打虎上山的一幕十分令人震撼。要是没有两下真本事，子荣同志恐怕连山门都进不去就被老虎吃了，更别说打土匪、当英雄呢。

“沉着应对，从容面对！”

他想起离开北京前的那个晚上，自己兴奋得彻夜未眠。第二天一早，当太阳升起的时候，临窗远眺，眼前霞光四射，一片生机与希望，心中一激动，就冒出了上面那两句自勉豪言来。

“沉着应对，从容面对！”可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呀。

此刻他有一点儿打晃儿的感觉，就像一头平日只是拉梢，并没出过大力的小牛犊。对呀，从前都是从旁拉梢，突然之间要你独立驾辕拉车，当作一头大犍牛使唤，那感觉可是全然不同。这阵势就是强迫你必须独当一面的巨大压力。压力来了，他顿时被压得不单单双腿打晃儿，连呼吸都有些困难。

“白朗同志，实际工作考验你的时候到了！你得挺起腰杆子呀！什么叫锻炼，难受才叫锻炼呀！舒舒服服能叫锻炼你吗？”

白朗暗暗咬咬牙，心里提醒自己。他不由得攥紧了拳头，心里继续对自己说：“你今儿个可不能下软蛋呀！全上牛湾村的人都盯着你！这事关乎未来你如何打开工作局面。”

“当官的，你要再不出来，俺们可就进来啦！”

“看来也是颗软柿子，还没等得捏，就吓软塌了！”

又是那个瓮声瓮气的声音。话里话外明显带有挑战和威胁。好在窗户上糊着厚厚的麻纸，屋里看不见外面。白朗感到自己是

被蒙在鼓里，鼓手正当头顶敲得紧火！

“白朗第一大书记，你来我们上牛湾村，该不会是来白浪吧？”这一回，姜武是面对着众人指名道姓公开挑衅。

听了这句难听话，白朗感到血液直往脑门子上冲。他不由得扭头看看姜支书。恰巧，姜耀祖也在偷偷观察他。他明显看出姜耀祖那眼神分明是说：“你不是第一书记嘛，上头派来的嘛，不是说百里挑一能耐大嘛，你看这咋整！”

这可真是进村赶考呀！瞧那眼神，连同王石子主任和老赵同志也都不无试探和期待。白朗开始冷静下来，心想凡事得往好里想嘛。俗话说，一个篱笆三个桩，一个好汉三个帮。屋里眼下这几位，包括这老支书本人，不管咋说，就是自己未来的帮手，无论如何都要同他们搞好团结。首先得把这几位的积极性调动起来。瞧瞧那眼神，无论如何人家是把殷切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自己的身上。这当然也不是什么坏事。你是中央国家机关调选的优秀干部嘛，是江北省委按照中组部的要求，责成颖川县牛头镇党委任命的上牛湾村第一书记嘛，虽然括号里面没特别注明，保留副处级待遇。你是正儿八经的扛硬村官呀，而且还是优质加强的坯子！这不是，你来了，正式进村上任了，人家群众闻讯就找上门来啦，立等你白朗书记来决断是非、处理矛盾、解决困难！是呀，第一书记在这节骨眼上，应该当仁不让，迎难而上……可是话又说回来，这场暴风雨是不是来得过早过猛烈了一点？如今你初来乍到，两眼还一抹黑，一大群人把你堵在院门里，还有人恶语煽动中伤，警告威胁！你无法回避更不能逃避，就像考试答卷，看你怎么办呢？这可真是个下马威呀！都说上牛湾村情况复杂，你白朗原先还有些不服气，认为自己才高胆正，又出身于农民家庭，对农村

的情况并不陌生……这下感觉到了吧？情况还真不是你想象得那么简单。

“哼，我说这位白同志，这阵势可是你上面下来的干部没有料到的吧？唉，这节骨眼上，你可不能后撤呀。看来，上边也太小瞧俺们农村干部啦，好像谁来了都能领导俺们脱贫致富奔小康！”姜建国老汉心里担忧地嘀咕着。

他显然对上级委派第一书记的做法内心深处并不理解。他时常挂在嘴上的一段话是：咱上牛湾村的事情，必须由上牛湾人来掂量着办。不管来了什么人，能住多久，有多大权力和本事能耐，到头来也是一走了之。人家走啦，上牛湾村人的日子还得自己过。所以我说，上牛湾村的事情不要等、靠、要，必须由上牛湾村人自己谋划着干！这也是他几十年的一点经验体会，村里人也看得明白。但是结果不佳，上牛湾在他执政的近四十年里，发展的速度缓慢，不少地方甚至在倒退。就像村民们编的顺口溜：老牛破车疙瘩绳，慢慢腾腾度光景。光景越度越不行，到头还是穷穷穷。

老支书姜建国老汉，你说他无论有多少经验、多大智慧，他毕竟是个文化不高的老农民呀！精明固然精明，什么春种秋收冬藏，中耕除草浇地，打麦子扬场碾磨粮食，甚至农村中敬神拜祖、婚丧嫁娶、四时八节的风俗礼仪规矩，他可谓样样通晓。不用短期培训彩排练习，他都多年如一日，总能做到非礼仪不言，非规矩不行。说他是村支书，其实工作起来同旧时代的乡约、族长也没多大区别。农民之间难免为了蝇头小利明争暗算、钩心斗角，他不用打听，闭上眼睛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，处置起来也是针针见血，得心应手。眼下，老汉心里琢磨的也就是这么点想法：第一书记，也就是个上面摆设的又一个塑料花瓶瓶吧。这话当然

他一辈子都不会说出口，但是他的想法往往很难改变。他轻蔑的眼神会把这一信息准确无误地传达给村民。他所操心的是儿子姜耀祖不争气，怕误了上牛湾村的大事，那才是天大的乱子。

白朗敏感地意识到外面的混乱仍在继续。就像一座醒来的火山，方才喷发了一阵，眼下正孕育着更大的喷发。

村主任王石子搬过一把柳木圈椅，请姜建国老人家坐下说话。老汉却粗暴地挥手拒绝了，显然是故意不接受村主任的好意。白朗看出了老汉在村里的实际地位，那是完全在儿子姜耀祖之上的。他虽然不当支书，但仍然还是全村的主心骨。重要的事情，他还是说了算数。

这位年近七旬又明显发福的老汉，一米六左右个头，此刻蹲在地上，眼睛依旧细眯成一条缝儿，闷头抽着旱烟。看外表，蜷缩成一团的这个很不起眼的小胖老头儿，他的衣着穿戴也就是一个普通老农民的打扮。蓝色中山装、老样式的遮檐帽，明显还遗留着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味道。这些衣服也都是过去民政部门救济的物资。老汉不坐凳子，蹲在地上闷头抽烟。白朗当然看不出来，老汉这是在以强示弱哩。上牛湾村人都知道，老支书姜建国的本事就是能稳住阵脚。遇到大事急事难事，他老人家总能沉得住气。此刻，瞧那不温不火、不露声色的从容淡定外表，又绝非一个普通的农民所能做到的。古代兵法上这叫韬光养晦，伺机而为。老汉当然正因为能沉得住气，深藏不露，所以才临难不乱。难怪上牛湾村几十年间总是四平八稳，虽然发展慢点，老汉的官位却是十分稳固。近四十年间，中间只有两年下台。虽然没见他干出多少村民拍手称赞的大事情，但处理具体的矛盾问题却是稳板有眼，叫谁看着都是合情入理，村里人不得不服。偶尔也会有